

龍虎山  
真武宮

尺牘新鈔卷之七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萬時萃

茂先新建人  
漸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  
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  
昔人以朱異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  
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蔚氣北地  
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

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  
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若作者彼實欲自  
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  
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  
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聱牙間雜淺俚  
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  
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  
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  
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

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  
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  
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  
袁諸君子之局距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  
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  
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  
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

仰止尙無由賓堵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  
生同此時帝於長鄉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倉父  
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那溝章水竟阻話言  
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  
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綸在客仁及車魚廣  
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炯炯照  
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嫗爭只  
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  
首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

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絰倚廬深墨願龍侯自  
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  
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  
遽亡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桓

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啟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  
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鸞之情輒泣然太息謂才如韓  
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

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三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旣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阨鬱之情迺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

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間上所治制枕以溷閭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耻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

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  
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顧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  
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  
言於知已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  
朝庭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  
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薊  
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  
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  
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礪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旣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買粟遭讒觀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旣去卉木遂榮簡俾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稱

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最此日月四時之候  
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  
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席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  
更何云芻便敬箋奉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  
繩批詩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  
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昇闈迄今常深思  
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

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鳴而已其於風雅騷選  
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  
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成嘯  
歌之餘偶爲臨倣凋畫纖巧無裨於道旣焉悔之嚮往  
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勁  
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  
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  
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  
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愴

別思之淒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  
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  
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

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  
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固  
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  
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

卧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鳬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傳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憶陸機有云

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襪材下一便宜法  
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  
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  
饌盡撤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侷失色四坐無言寂如  
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  
擿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

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  
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  
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  
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

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交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內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太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鋸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猪溷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